

間說稱呼



客居人語
姚船

中國是禮儀之邦，五千年傳統文化薰陶，對人際間稱呼十分重視。家庭成員中爸爸媽媽、爺爺奶奶、哥哥姐姐自不必說，姑姨舅妗、叔伯嬸姆也都叫得明白到位，讓人一聽就知道其血緣關係和輩分。

在工作領域，同事之間稱呼雖可隨便一點，但對上司或更上一層領導，多把其職稱放在姓氏後面，以表尊重。那年我回故鄉城市，一位後輩親戚約好和我見面。同來的還有他公司的司機。寒暄幾句後，司機說：「鄭董，我先走。你要離開時打電話給我。」親戚點點頭。司機走後，我問道：「你什麼時候改名叫董？」他回說，「沒改，他是叫我董事長。」原來稱呼也能簡化。

在加拿大，對父母同輩的親戚或他們的友人，稱呼就簡單得多。男的叫「恩哥」（Uncle），女的稱「安悌」（Aunt）。而對剛接觸的朋友，說聲「哈囉」，也是一種禮貌。在會議上或某些場合，則會客氣地叫先生，女士或小姐，這是在社會上最普遍使用的稱呼。在職場也如此，不會以職位打招呼。

有位新移民朋友曾有點奇怪對我說，他到公司上班好幾天了，見辦公室的同事和主管打招呼，都是直呼名字，而主管也無不悅，這和在國內完全不同。我問，那你如何稱呼？他回說，自己不敢「放肆」，碰面時只點頭笑笑。我鼓勵他，不必過分拘謹，入鄉隨俗。下次你也學同事，這樣才顯得親和無拘束。

有一次，幾個文友茶敘閒聊，其中一位不經意問我，你們

粉黛染秋



人生在線
李仙雲

白雲悠悠，悠清風逶迤，斑斕秋色如一幀幀色彩濃烈絢爛的風景畫，在四野裏徐徐展開。已開至荼蘼的桂花，一場秋雨就催得落花滿地，像給大地鋪上了一層金黃橘紅的絨毯。迅疾這秋花的接力棒就傳給了粉黛亂子草，它們在公園湖畔，密密仄仄開得如夢似幻，遠看宛若從天際飄落的紫粉色雲霞，我像愛麗絲夢遊仙境，那唯美浪漫的草界「網紅」，讓我凝望間猶如闖進了神奇美妙的童話世界裏。

那日在一片秋色裏，來了一趟說走就走的城南遊。一路上，猶如秋姑娘作畫時不慎打翻了顏料盤，金黃的銀杏葉、橙紅的火炬樹葉，還有那滿枝深綠黃褐葉子的行道樹，可最美的還是那一叢叢如粉如黛的粉黛亂子草。它以草為名，卻比花兒還仙美，風過處黛浪翻湧，那妙曼秀姿宛若一群着羽衣紗裙的娉婷女子，在秋風裏翩然起舞，舞姿婀娜柔美，惹得羽毛艷麗的鳥兒也輕扇彩翼，在花間快樂地嬉戲翻躊。

兩個如花蝴蝶般長得酷像的小女孩，她們活潑俏皮地蹦跳着跑過來，一邊驚喜地望着這片「粉黛花海」，一邊大聲喊着不遠處正欲摘花的年輕女子，「媽媽，別採！你看那個牌子：愛花不摘花，文明你我他！這些花好美啊，像粉色的棉花糖！」媽媽瞬間醒悟過來，立刻回應：「好，寶貝，你們說得對，媽媽不採。」

處於城市白菜心位置的市民公園，像城市的綠肺，我也最喜徜徉其間，感受「沉浸式」遊園之趣。天朗氣清，在涼涼水流間，那「清泉石上流」的妙然靈

動，讓人猶如置身幽谷深淵。回眸就被那燦若煙霞的粉黛亂子草迷了眼。走進慢觀細賞，那密集的柔柔花穗，愛撫之下如羽毛似棉花，它們像嬰兒的肌膚綿柔細軟，那種旖旎美妙之感順指尖滑落心間，如電波靜流，瞬間就激活了我身體裏詩意爛漫的細胞，我沉迷陶醉於這一片紫粉色的花海中。落日餘暉撒落下來，像為粉黛亂子草罩上了一圈紫粉色光環，那輕盈秀美的花絮在風中搖曳，如萬千仙子在翩躊舞動。

沿棧道前行，湖中噴泉如花，晚霞映照於碧水中，紫粉色雲霧般的花兒點綴其間，公園美得宛若人間仙境，不時有人放慢腳步，駐足花間，閉眼深吸，感受着這份人與自然的親近融合，讓恬淡寧靜充盈心田。

閨密知我愛花如痴，特邀我去城東打卡那一大片粉黛「網紅」草。駐足花間，我被那一大片粉色包裹着，心醉神迷，風輕輕花柔柔，放眼所望，花兒在陽光下閃着熠熠光亮。這極有「團隊精神」的美卉靚花，如翱翔碧空的大雁，一出現總是「成群結隊」，它們細小的花穗獨綻一枝顯得身單影孤，煥煥寂寥，可當它們成片聚集煙籠四野，開得聲勢浩大粉霧渺渺時，則美得夢幻迷離，唯美驚艷。忽見一群白鷺翱翔碧空，盤旋許久後落於花叢，牠們也如我般痴迷花間，時而煽動羽翅翩躊花間，時而又輕落地蘆喜望花叢，那靈動娟秀的粉黛，似與白鷺嬉戲漫語般搖動花枝，在風中颯颯輕吟。

一抹粉黛染秋色，如煙似霧美如霞。在這繽紛絢麗的季節裏，將心放牧於郊野，去漫遊親近那一片片粉色花海，相信那萬般旖旎無盡溫柔，一定會讓你美了雙眸也醉了心扉，去為流年編織一段與粉黛的美麗邂逅，就算平淡日子，也會過出滿滿的詩意與浪漫。

家算是中西合璧，平時兒媳婦怎樣稱呼你，是不是跟兒子一樣叫法？這，我倒沒特別留意。記得大兒媳婦初次見面時，稱呼我「Mister」（先生），婚後好像沒再這樣叫了，大概不知叫什麼好，碰面笑着說聲「Hello（哈囉）」。直至大孫子牙牙學話，她問我：「中國人怎樣稱呼 Grandfather（祖父）？」我說：「叫爺爺。」又補充道，「習慣上，媽媽也會跟孩子這樣叫。」她聽後會心一笑。以後見面或打電話時就叫「Yeye（爺爺）」，又稱內子為「Nainai（奶奶）」。叫得順口，聽着也舒心。

至於小兒媳婦，至今見面時仍是「Hi（嗨）」一聲，然後和我親熱擁抱。這也是西人見面的一種禮儀和形式。我們從不計較中式還是西式，只要大家真誠相處、輕鬆愉悦。在有的西人家庭，甚至上下輩之間打招呼都叫其名，他們也並無覺得不妥。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華人注重尊卑輩分，對稱呼比較嚴謹，不能逾越；西人則較為輕鬆隨意。這是由於歷史、地理、文化和習慣，造就了民俗的差異，並無好壞優劣之分。入鄉問俗，既牢記自身傳統文化，也要適當融入主流社會。

人這一輩子，稱呼，一方面是人際交流的開場白，也是人生的標記。只是，它會隨着時間的流逝不斷變化。不管你在職場位置、職稱如何，一旦離開，都化為烏有，唯有年齡留給自己的稱呼，才會伴到最後。從小時候被人叫着小名，到結婚有了孩子，被稱為爸爸、媽媽，以後又升級做爺爺、奶奶。而在社會範疇，從被稱阿哥阿姐，到叔叔阿姨，以至公公婆婆，這些稱呼一路「走」來，才是歲月真正留下的聲音和符號。

但是，在這條香港引以為傲、我亦引

徵稿啟事

維港灣畔輕柔的海風，太平山下璀璨的燈火，茶餐廳裏地道的港味，遠郊離島淳樸的民風，凡此種種，交織成一個香港初印象。然，就像一千個讀者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每個人對香港的認知和體悟也不盡相同。

「大公園」開設「我心中的香港」欄目，面向海內外徵文，歡迎各位讀者書寫屬於自己的香港印象。文章語言、風格、形式不限；每篇不超過兩千字；所有來稿需為原創首發。

投稿郵箱為：takungpage1902@gmail.com，請註明「我心中的香港」欄目。

徵文活動截止日期為：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半山扶梯與老邁自責



我心中的香港
崔和平

香港中環半山扶梯是上世紀九十年代興建，原本設計六條類似的手扶電梯系統，後因嚴重超支，最終只成就了這麼一條。

這組扶梯連通中環商務區與半山居民區，是往來香港中環至半山區的行人交通系統。一九九三年啟用，每天運送八萬人次以上。下行方向運行時間為上午六時至上午十時，上行方向為上午十時至午夜十二時，既方便了需要上下山的人們，同時也相應減少了參與機動車道路的車流數量。半山扶梯周圍，是香港較早開發的地區之一，附近歷史遺跡眾多，包括孫中山紀念館、大館等，再加上其獨特的景觀，半山扶梯也成為眾多遊客遊覽香港的經典項目。滾梯系統全長八百米，垂直差距為一百三十五米，由有蓋行人道和天橋、十六條可轉換上下行方向的單向自動手扶電梯和三條自動行人道組成。系統由連接中區行人天橋系統的恒生銀行總行大廈為起點，經中環街市，沿閣麟街、荷李活道、些利街、摩羅廟交加街、羅便臣道直至終點干德道。該系統是全球最長的戶外有蓋行人扶手電梯。完成整個旅程需時二十分鐘，但大部分使用者都會加上步行以節省時間。一九九七年前後，我曾供職於地處中環的中銀集團，並在半山的般咸道居住過多年。上下班時，若時間不急，就會步行上、下山至堅道或皇后大道，然後走向般咸道或花園道。常常的選擇，就是「立」乘中環的上、下山扶梯。

人的身體年邁，行走時會自然地借力扶行，這種生理需求與自然出手，是極其合理的條件反射動作，不用教育，不用導引，如有平衡能力，他們絕不會沒事找事地去摸那些不潔的公共扶手。

人體很誠實，站不穩就會尋扶手，樓梯如此，爬山如此，行路時也會如此。熙熙攘攘地穿街走巷，逛商場，為防摔倒，人們都會自然地尋穩借力。老年人更會自然地使出這種「護身」本領，大概是人體的「自知」吧。講衛生當然重要，防跌倒、跌傷更重要，這是一種自然選擇，毋須理論支持。

人在年輕時，大都擁有這種自護能力。只有小孩子（香港人叫小童）才會不知深淺地在危險處爬上爬下。在他們無視高低的年齡段，大人們會不斷對他們提出安全要求和責令，讓他們手腳兼護，避免摔倒磕碰。隨着年齡增長，兒童康穎，少年強健，成人自如，一些必要的講究，如衛生、清潔、整齊等等，都會如影隨形地成為他們的生活方式，以至他們成「中流」時，會不自覺地強勢直言，似是關愛老人，實則卻會誤傷老人的自尊，以至忽略了他們的「不得已」。

人們都會成年，也都會自然變老。多了解一些老者的苦衷，多關愛一些他們的真實需要，是「中流」們的功課，也是老年人的期盼。

如今，我亦為翁。江河日下，感受同身。回望昨天，皆為稚年。但「扶梯」的友好與信步其上時，對肇建者們的感激，始終深刻。它讓我感恩，它讓我回憶。



中環半山扶梯。



「千里天然微笑處」



市井萬象

「千里天然微笑處——紀念陳樹人誕辰一百四十周年展」正在廣州藝術博物院（廣州美術館）舉行。此次展覽共展出展品約二百五十八件（套）。

中新社

和鍾叔河先生詞



淮風物談
胡竹峰

古人說，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舊年深以為是，如今卻不以為然。浮生一世，幾乎人人皆有癖好，見錢眼開，有人癖財；飲食男女，有人癖色；此外還有人癖茶，有人癖酒，有人癖雅，有人癖俗；實在不濟，癖兒女，俯首甘為孺子牛。人到中年，對人有無癖好早已漠然，有一份肝膽相照，有幾點言語投機便覺得足夠。朋友多好書，各有所癖，杭州友人癖《紅樓夢》，西北友人癖《水滸傳》，中原小鮮館主人癖《金瓶梅》，雖無孤本，頗多善本，萬曆話本，崇禎繪像本，康熙評點本，古色古香影印，更不用說洋洋灑灑各類新版。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十幾年裏，我也收得三五本《金瓶梅》。舊年有題跋，今日翻看，頗有點意思：

此書萬曆丁巳年初刊，至今四百餘載，金瓶梅四百年不謝。好文章共人世存亡，人世存而文章存，人世滅則文章滅。不朽乃人世之不朽，非宇宙之不朽。世間萬物終歸寂無，無可奈何，足堪大悲也。《金瓶梅》之好，好在一團污泥，好在眾生井底，故歡喜如香柱之火星，火盡香散。人興於慾亦滅於慾，慾無罪，方以淫靡之筆點染。讀《金瓶梅》不可不讀猥詞，不可專讀猥詞。

立秋後，天氣尚未涼下去，暑熱依舊，深夜讀點書，念及長沙念樓老夫子。《民國的腔調》裏收錄有《鍾叔河》一文，新印本甫成，題籤贈，字裏相逢祝平安，聊表情

誼，順手放了本線裝《金瓶梅詞話》索題。不過三五天，書眉上多了首墨色簇新的《行香子》，還有一頁來信：

竹峰兄：

卧床待死已三年，想不到你還寄書來，囑令字裏相逢。說來雖不免語帶淒涼，也還可以算是一點文人趣味吧。字另寫了一張放在線裝本下面。請察入，即頌佳吉。

叔河頓首，八月二日

不幾日鍾先生告訴我又填了兩首《行香子》，舍下藏了好幾套《金瓶梅》，一併索題：

其一

不見雲開，只見陰霾。

怎肯甘心死便埋，

從此書裏漫步陽台。

喜金蓮腰，瓶兒口，春梅乖。

買醉裝呆，階上生苔。

關門懶看發洋財，

任他主管早來遲來。

暫且高歌，且痛飲，且胡猜。

行香子又名燕心香、讀書引。《金瓶梅詞話》開頭有四首行香子詞，鍾先生所題，和的是這一首：

淨掃塵埃，惜耳蒼苔。

任門前紅葉鋪階，

也堪圖畫，還也奇哉。

有數株松，數竿竹，數枝梅。

花木栽培，取次教開。

明朝事天自安排，

知他富貴幾時來。

但且優游，且隨分，且開懷。

近年心慕古詩詞，收到鍾先生填詞，想着和一首，幾翻沉吟，得了如此幾句奉上：不必興哀，要暢胸懷。
託閒餘小令詩牌，
望祈無恙，靈色須開。
且看閒書，寫大字，上陽台。
心游江海，長安形骸。
問蒼天自有安排，
曙光夕照，歸去還來。
只放寬心，好茶飯，且詼諺。
意猶未盡，又填了首自遣自喜，算作我的《閑坐帖》：
閒坐游哉，放下胸懷。
忘人生只月份牌，
此中男女，實也堪哀。
去去還回，又粉墨，再登台。
黑頭初白，逍遙形骸。
世情憑造化安排，
大河浩蕩，東逝不來。
戒貪嗔痴，要看破，喜同諧。
附記：友人呂林兄見鍾叔河先生詞，為拙作《民國的腔調》亦填得《行香子》：
民國風煙，人物紛然。
望群英、風采翩躚，
或剛或婉，盡顯詩篇。
有義肝俠，熱血漢，慧心賢。
千峰萬壑，文壇人物。
論風流、美譽綿延，
是非過往，恰似雲遷。
但名長在，行長續，韻長綿。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三人行，二人是
我師也。受用受用，慚愧慚愧。